

甘露消毒丹中医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马海钊^{1*}, 曲子涵², 黄旭鹏¹, 刘铁军^{3#}

¹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吉林 长春

²长春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吉林 长春

³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脾胃病科, 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 2025年7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5年8月5日; 发布日期: 2025年8月13日

摘要

甘露消毒丹, 作为治疗湿温时疫的经典方剂, 以其利湿化浊、清热解毒的独特功效, 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 近年来在中医临床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成果。此文综述了近十年来甘露消毒丹在中医临床的应用, 旨在以近十年期刊文献为依据, 对甘露消毒丹的现代临床应用进行整理和研究分析, 探究其在中医临床应用中的适用范围等规律, 并对其在不同疾病治疗中的具体应用方式及疗效机制进行了详细探讨。通过整理、统计与分析运用甘露消毒丹治疗的典型临床病案, 此文总结了运用甘露消毒丹的临床方证经验及相关学术思想, 以期进一步提高运用甘露消毒丹治疗各类相关疾病的临床疗效, 丰富并完善甘露消毒丹的治疗理论体系, 为临床医者提供参考与启发, 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关键词

甘露消毒丹, 中医, 临床应用, 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anlu-Disinfectant

Haizhao Ma^{1*}, Zihan Qu², Xupeng Huang¹, Tiejun Liu^{3#}

¹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Jilin

²School of Nursing,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Jilin

³Hepatogastric and Spleen Disease Departmen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Jul. 12th, 2025; accepted: Aug. 5th, 2025; published: Aug. 13th, 2025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马海钊, 曲子涵, 黄旭鹏, 刘铁军. 甘露消毒丹中医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 临床医学进展, 2025, 15(8): 855-862. DOI: 10.12677/acm.2025.1582308

Abstract

As a classic prescrip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wet and warm epidemic, Ganlu-disinfectan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a variety of diseases due to its unique effect of removing moisture and turbidity, clearing heat and detoxification. In recent years, i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anlu-disinfecta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the past ten years. Based on the periodical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moder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anlu-disinfectant, explore the law of the suitable range of disease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CM, and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therapeutic mechanism of Ganlu-disinfectant in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diseases. By sorting out,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clinical cases of using Ganlu-disinfectant,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related academic thoughts of using Ganlu-disinfectant were summarized, hop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using Ganlu-disinfectant in the treatment of corresponding various diseases, supplement and enrich the treatment theoretical system of Ganlu-disinfectant commonly used in clinical prescrip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linical doctors and better guide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Ganlu-Disinfec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Application, Research Progres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甘露消毒丹，又名普济解毒丹，此方作为方剂学教材[1]祛湿剂中清热祛湿剂的其中之一，因具利湿化浊、清热解毒之效，故诊治时常用于治疗湿温时疫中的湿热并重证[2]。本文基于 2014~2024 近十年的期刊文献，对其中运用甘露消毒丹的典型临床病案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旨在探究甘露消毒丹在中医临床疾病治疗中的应用规律及疗效机制，总结其运用甘露消毒丹的临床方证经验及相关学术思想，以期进一步提高运用甘露消毒丹治疗各类疾病的临床疗效，补充并丰富其治疗理论体系，为医者提供参考和启发，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2. 对甘露消毒丹的认识

2.1. 历史背景

目前有关甘露消毒丹出处源头的争议一直存在且各家各派都各持己见，主流观点分为两种，分别认为出自《医效秘传·瘟疫附》[3]和《续名医类案·卷五疫》[4]。

通过前期查阅相关文献与古籍影印资料，系统查阅这两本著作并了解其历史编撰流传继承线后，从成书时间来看，认为目前甘露消毒丹最早记载出处当为《医效秘传》。据清·魏之琇《续名医类案》记载，雍正癸丑年间，疫气盛行，抚吴使者曾请叶桂制方以救时疫，甘露消毒丹便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5]，当时南阳先生叶桂认为湿土气化运行，后天太阳寒水，湿寒合德，挟中运之火，流行气交，阳光不治，疫气大行，因此创立了此方以应对瘟疫[6]。

2.2. 方药配伍

甘露消毒丹由十一味中草药材组成,包括茵陈、滑石、黄芩、石菖蒲、射干、薄荷、川贝母、木通、藿香、连翘、白豆蔻。滑石利水清热,茵陈清湿退黄,黄芩燥湿解毒,此三者为君,正契湿热之病机;藿香、白豆蔻、石菖蒲,同起行气化湿,调和脾胃之效,此三者为臣;连翘、薄荷、射干、川贝母共行清热解毒之功,木通引导湿热下行,此五者为佐;纵观之,全方利湿化浊、清热解毒,除三焦湿热毒邪。

2.3. 现代药理学研究

毕岩等[7]将 BALB/c 小鼠分为四组,通过 FM1-6-E2 滴鼻造模,甘露消毒丹灌胃给药,测定各细胞因子变化,来观察甘露消毒丹对 H1N1 流感病毒感染小鼠细胞因子的影响,探究其对流感病毒感染的抗性作用机制。得出结论,甘露消毒丹可增强干扰素- γ 和白介素-2 的表达,抑制肿瘤坏死因子- α 和白介素-6 的异常分泌,从而调节身体的免疫功能,发挥抗流感病毒感染的作用;刘光华等[8]将 BALB/c 小鼠分为四组,进行 IV 感染模型处理,检测相关指标,来探究甘露消毒丹对流感病毒(IV)感染小鼠能量代谢及 RIG-I/MAVS/NF- κ B 通路的调节机制。结论表明,甘露消毒丹具有调节 IV 感染炎症因子表达和能量代谢的作用,可能通过 RIG-I/MAVS/NF- κ B 信号通路实现调控 IV 感染的“升清降浊”作用;毕倩宇等[9]通过肥甘饮食、湿热环境、流感病毒感染三因素合并构建模型,观察并记录小鼠肛温、体重等,来探究甘露消毒丹应用于病毒性肺炎湿热证小鼠模型时的多靶点干预机制。得出结论,甘露消毒丹可能通过调节炎症因子水平及影响与炎症相关的 AQP1 表达,以此来抑制湿热证病毒性肺炎模型的炎症反应;王晓等[10]通过 TCMS 和 BATMAN-TCM 筛选甘露消毒丹中的药物活性成分和靶点,进行网络分析和分子对接验证,来预测甘露消毒丹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MPP)的分子作用机制。合理推测在 MPP 诊疗过程中甘露消毒丹可能是通过多靶点、多通路发挥抗炎和免疫调节作用。分子对接研究进一步揭示,甘露消毒丹在 MPP 致病的起始阶段对抑制毒素与细胞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潜在价值。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甘露消毒丹具有多重药理作用,包括抗炎、调节免疫反应以及对抗病毒感染等。研究者们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动物模型、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技术等,发现了甘露消毒丹多药物成分、多核心靶点、多作用通路的特点。尽管在具体的作用机制和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差异,但这些研究一致表明甘露消毒丹在治疗传染类疾病,特别是流感和手足口病方面具有潜在的疗效。这些发现为进一步的临床应用和药物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为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3. 甘露消毒丹的临床应用

3.1. 传染病

3.1.1. 流行性感冒

甘露消毒丹在治疗流行性感冒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其通过清热解毒、利湿化浊的作用,能够迅速缓解患者的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缩短病程[11]。麦月嫦等[12]对 25 例湿热并重证流行性感冒患儿在西药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甘露消毒丹加减治疗,得出结果,该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 0.05$),治疗 12 h、24 h、48 h 后的体温与日间和夜间的中医证候积分均低于西药常规治疗的对照组($p < 0.05$),且高热、咳嗽、腹痛等临床表现缓解时间均比对照组短暂($p < 0.05$),表明甘露消毒丹加减联合西药治疗小儿流行性感冒湿热并重证,能显著降低患儿治疗后体温,缩短高热、咳嗽、鼻塞流涕等症状缓解时间,降低中医证候积分,提高总有效率,并提出其机制可能与方中多味中药的清热利湿、消食化滞、抗病毒及免疫调节作用有关。

3.1.2. 病毒性肝炎

对于病毒性肝炎患者,甘露消毒丹同样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13]。曾志涛[14]对 41 例湿热蕴蒸证慢

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在常规恩替卡韦片治疗的基础上通过运用茵陈汤合甘露消毒丹加减进行治疗,发现其不仅能显著提高临床疗效,有效改善患者肝功能指标及湿热蕴证主症评分,还能优化肠道菌群平衡,调节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数量,抑制大肠杆菌等有害菌群增长,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该病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和实践依据。王晓聪等[15]对 30 例肝胆湿热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在保肝抗炎利胆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甘露消毒丹进行治疗,结果显示,该组临床疗效显著更优,表明运用甘露消毒丹加味治疗能提升肝胆湿热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治疗效果。

3.1.3.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临床表现以手、足、口腔黏膜和臀部等身体部位出现斑丘疹、疱疹为主,多伴有发热及咽痛[16],邹俊驹等[17]应用网络药理学探究手足口病诊治中甘露消毒丹的作用机制,发现该方对手足口病的调节主要包括直接抗病毒作用、免疫调节作用、修复作用和调整炎症因子平衡作用。尹蔚萍等[18]列举云南省名中医熊磊治疗 1 例手足口病患儿的医案,用甘露消毒丹为主方合泻黄散后加减,经服 6 剂后而愈。张德俊等[19]对 43 例手足口病伴发热患儿在对照组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甘露消毒丹和清瘟败毒饮合方变通进行治疗,结果显示,该组治疗总有效率、退热时间、皮疹消退时间明显优于对照组,认为加用甘露消毒丹能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加快缓解临床症状,值得推广。

3.1.4. Epstein-Barr (EB)病毒感染

EB 病毒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感染 B 淋巴细胞和上皮细胞从而引起身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并导致全身性炎症和淋巴细胞增殖的疱疹病毒。在被其感染后会引发多种不同的临床表现,从无症状感染到严重的淋巴系统疾病,甚至癌症,具体表现取决于感染者的年龄、免疫状态以及病毒的感染模式等。其中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IM),具体主要症状包括发热、咽峡炎、颈部淋巴结肿大,还可能伴有乏力、肝脾肿大、皮疹等。张景阳[20]选取 32 例于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治疗的 IM 患儿设为治疗组,在给予阿昔洛韦注射液治疗及对症支持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甘露消毒丹加减,对两组患儿进行临床观察,发现该组患儿临床症状的缓解时间比对照组短,中医证候得到有效改善,且 CD4⁺/CD8⁺值提高明显,认为甘露消毒丹加减可以有效减缩病程,改善 IM 患儿的中医证候及临床表现,并降低抗病毒药物的不良反应。但值得一提的是,治疗过程中发现患儿外周血淋巴细胞显著降低,该研究者初步认为可能与其调节人体免疫系统有关,但具体机制未给予解释,仍需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3.1.5. 登革热

刘臻等[21]选取 2018 年 9 月~12 月经感染科收治临床确诊的登革热患者 100 例,对其中发病初期者在给予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运用甘露消毒丹加减进行治疗,结果表明,甘露消毒丹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登革热中,针对湿重于热的发热期患者,协同西医常规治疗显著减缩了患者的退热时间、住院时间以及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恢复时间,且提升了整体治愈率。朱灯[22]治疗登革热湿热蕴结证患者时采用常规治疗联合甘露消毒丹,结果为该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常规治疗组,且其白细胞、淋巴细胞指标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表明甘露消毒丹治疗登革热湿热蕴结证患者,可有效改善患者各项血项指标,临床疗效真实确切。

3.2. 内科疾病

3.2.1. 高血压

刘安琪[23]纳入 80 例高血压湿热证的患者病例进行对照实验,研究结果显示,较对照组,试验组在中医临床证候总积分及实验室检验指标方面均有显著优势($p < 0.05$)。此外,在缓解头晕、头痛、身体

沉重、心悸胸闷、食欲不振、便溏、口干口苦、咽部不适以及改善舌苔和脉象等方面，试验组表现更优($p < 0.05$)。认为甘露消毒丹在治疗湿热型高血压方面具有显著疗效，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如头晕、头痛和身体沉重感。郭娇等[24]列举了 1 例湿热型高血压病的医案，强调临床上治疗高血压时要抓住湿、热、毒壅滞的关键病机，用甘露消毒丹以清热解毒、芳香化湿。曾娟等[25]运用临床观察的研究方法予 40 例湿热型高血压病前期患者甘露消毒丹进行治疗，结果显示，甘露消毒丹可显著提升湿热型高血压病前期患者的中医证候疗效，有效改善血压、血脂、血糖及炎症指标，延缓病情进展。

3.2.2. 呼吸系统疾病

黄茂等[26]列举武维屏运用甘露消毒丹加味治疗慢性咳嗽、支气管哮喘和矽肺三种肺系疾病的验案 3 则，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甘露消毒丹无需局限于特定季节，只要诊断出湿热症状，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配方使用。杨正仁[27]通过临床实践发现，甘露消毒丹在治疗湿温时疫及相关疾病(如大叶性肺炎、舌下腺炎)中表现出卓越疗效。沈其霖[28]基于四川地区湿热体质特点，灵活运用甘露消毒丹治疗肺系疾病中的肺胃蕴热证，如急性扁桃体炎(急乳蛾)和湿咳，通过清热利湿、宣畅气机，有效改善患者症状，展现了该方剂在肺系疾病中的良好疗效和广泛应用前景。

3.2.3. 消化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如胃炎、脂肪肝等病机多与湿热蕴结相关，甘露消毒丹清热利湿，故对此类疾病疗效显著。徐小平等[29]选取 60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开展研究，在三联疗法的基础上加甘露消毒丹，治疗后其临床总有效率高达 96%，幽门螺杆菌根除率高达 93%，且不良反应低发。张立强[30]发现，甘露消毒丹加减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可显著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其疗效优于西药治疗，能有效减少食管狭窄、出血和溃疡等并发症，适合临床推广。郭小舟等[31]探讨了甘露消毒丹在脂肪肝治疗中的应用，认为其清热解毒、祛湿化浊的功效契合脂肪肝湿热蕴盛的病机，通过合理加减用药，可有效改善脂肪肝症状，促进肝功能恢复，是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有效方案。莫小艾等[32]运用甘露消毒丹对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HBV-ACLF)患者进行治疗，研究表明，甘露消毒丹联合西医基础治疗可显著改善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HBV-ACLF)湿热证患者的中医证候，降低肝功能生化指标(如 ALT、AST、TBIL)并提高白蛋白(ALB)水平，同时通过 FibroScan 检测发现其能显著降低肝脏硬度值，提示甘露消毒丹在抗炎、护肝及调节免疫方面具有显著疗效，且 FibroScan 作为无创监测手段，为评估甘露消毒丹的临床疗效提供了新依据，值得推广应用。

3.3. 五官科疾病

3.3.1. 眼科疾病

陶荣三等[33]对 2014 年 1 月~12 月的 16 例轻、中度真菌性角膜炎患者在那他霉素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甘露消毒丹进行治疗，结果显示，该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 0.05$)，认为甘露消毒丹联合那他霉素治疗真菌性角膜炎疗效可靠。赵越娟[34]通过探讨甘露消毒丹在眼科疾病中的应用，发现其在治疗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中心性渗出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毕夏综合征等湿热证候眼病时，能有效清热利湿、化浊解毒，显著改善症状，尽显中医辨证论治之精髓。

3.3.2. 口腔科疾病

甘露消毒丹的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作用使其成为治疗口腔溃疡与咽喉炎等口腔疾病的常用方剂。田晓玲[35]记录成肇仁教授用甘露消毒丹治疗阴虚湿热型口腔溃疡时，多以清热利湿、滋养阴液之法，以达祛湿不伤阴、清热不碍湿之功效，临床中屡屡取效。

3.4. 妇科疾病

李晶等[36]经研究发现,甘露消毒丹可显著改善宫颈癌术后发热患者的体温和临床症状,能够降低血清中 IL-1 的含量,改善患者的发热、恶寒和腹部胀满等症状,且起效迅速,退热效果良好,疗效稳定且副作用较少。

3.5. 皮肤科疾病

叶斌荣[37]从三焦辨证理论入手对 35 例湿热型寻常性痤疮患者进行治疗,结果为甘露消毒丹治疗组在改善皮损积分和综合症候积分方面总有效率显著高于两对照组(94.286%),且治疗后患者皮肤的红色区、毛孔、紫质及斑点等指标改善更为明显,表明甘露消毒丹从三焦辨证角度治疗湿热型寻常痤疮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或外用药物治疗,且安全性好、复发率低。

3.6. 儿科疾病

朱保等[38]经研究发现,甘露消毒丹配合咽部吹药疗法治疗儿童疱疹性咽峡炎效果显著,能缩短症状缓解时间,调节患儿的免疫能力,缓解炎症反应,并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4. 讨论

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甘露消毒丹在中医临床应用中,对多个领域疾病的疗效已得到广泛认可。此外,甘露消毒丹还被成功应用于急性扁桃体炎[39]、腺样体肥大[40]、伤寒[41]、成人斯蒂尔病[42]、SAPHO 综合征[43]等多种其他病症的治疗,进一步验证了其广泛的临床应用价值和普适性。

甘露消毒丹之所以能在多种疾病治疗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组方精妙,能够针对湿热蕴结这一中医辨证核心,通过清热利湿、芳香化浊,恢复气机升降,使湿热之邪得以消散[44]。在临床工作中,要想应用好此方,还需重视以下要点。

4.1. 严抓病机,谨辨核证

即严抓湿热之病机,谨慎辨识湿热证这一核心证型。在运用甘露消毒丹行医诊疗过程中,需严格把控湿热之邪产生的复杂病机,深入剖析其根源与演变规律,对湿热交蕴、阻滞气机、伤及脏腑的病理过程予以高度重视。同时,务必谨慎而细致地辨识湿热证这一核心证型,辨明湿热之偏颇,是湿重于热,还是热胜于湿,亦或是湿热并重,以及湿热蕴结的部位,是在脾胃、肝胆,还是弥漫三焦,从而精准定位,为接下来的立法选方治疗奠定坚实基础。

4.2. 异病同治,随症化裁

即不同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湿热之邪为患的病机,即可依同法应用此方甘露消毒丹去治疗,药味加减方面随症状变化而化裁。秉持中医“异病同治”的原则,即使临床表现各异的疾病,只要其病机同属湿热,便可运用甘露消毒丹。如因湿热困上,清阳不升所致的眩晕;如因湿热蕴于皮下,熏蒸肌肤而致的发热;如因湿热与营卫相搏,外透肌肤而致的湿疹;以上举例中的眩晕、发热、湿疹等症状也常作为主要伴随症状出现在各领域各系统疾病中,因此清热利湿、芳香化湿、苦寒燥湿等,以达到祛除湿热、恢复机体阴平阳秘的目的。

至于用药方面,则需灵活多变,依据患者具体症状的变化而灵活化裁方药。若湿热蕴结于上焦,扰动清阳,出现头目昏蒙、口苦咽干,可适当增加辛凉解表、清利头目之品,如薄荷、蔓荆子、菊花、蝉蜕等;若湿热阻滞中焦,脾胃不和,症见脘腹胀满、纳呆便溏,则需重用健脾和胃、行气化湿之药,如白术、砂仁、陈皮等;若湿热下注于下焦,症见小便短赤、带下黄稠,则需加入利尿通淋、清热解毒之剂,

如茯苓、泽泻、薏苡仁、车前子、地肤子等。药味的加减不仅需遵循经典方剂的配伍原则，更要结合个体差异，实现个性化治疗，以期达到最佳疗效。

5. 结论与展望

甘露消毒丹作为中医药领域的经典方剂之一，在治疗湿温时疫等湿热病证中展现出卓越的临床效果。近年来，随着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和临床应用的不断拓展，甘露消毒丹被广泛应用于治疗湿温时疫及与其相关的临床各科疾病，在传染病、内科疾病、五官科疾病、妇科疾病及儿科疾病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疗效。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对甘露消毒丹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挖掘其更多的临床应用价值，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No. 2018YFC1704100、2018YFC1704105)。

参考文献

- [1] 李冀, 左铮云. 方剂学[M]. 第5版.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1.
- [2] 魏岩, 马金玲, 马丹, 张文凤. 治疫名方甘露消毒丹证治探微[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3): 241-244.
- [3] 岳冬辉, 孙健, 毕岩. 甘露消毒丹立方本旨及在临床中的应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5, 21(12): 1586-1587.
- [4] 魏述程, 岳冬辉, 于连贺, 等. 甘露消毒丹治疗湿热类疾病临床研究概述[J]. 中医药临床杂志, 2017(5): 735-738.
- [5] 清·魏之琇. 续名医类案[M]. 黄汉儒, 等, 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
- [6] 袁国文, 金旌. 甘露消毒丹加味治疗小儿 EB 病毒感染疗效观察及对 T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影响[J]. 新中医, 2023, 55(16): 52-55.
- [7] 毕岩, 岳冬辉, 高玉伟, 等. 甘露消毒丹对 H1N1 流感病毒感染小鼠细胞因子的影响[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4, 29(12): 3950-3953.
- [8] 刘光华, 张文涵, 吴振起, 等. 甘露消毒丹对 IV 感染“升清降浊”的机制研究[J/OL]. 中华中医药学刊: 1-13. <https://link.cnki.net/urlid/21.1546.r.20240312.1113.002>, 2024-11-09.
- [9] 毕倩宇, 张桂菊, 崔有利, 等. 甘露消毒丹对湿热证型病毒性肺炎小鼠模型的多靶点干预作用[J]. 时珍国医国药, 2019, 30(8): 1840-1844.
- [10] 王晓, 贺红安, 张葆青.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探讨甘露消毒丹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机制[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22, 39(3): 343-351.
- [11] 毕岩, 岳冬辉, 李欣, 等. 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J]. 吉林中医药, 2014, 34(11): 1109-1113.
- [12] 麦月嫦, 林倩雯, 林小雪. 甘露消毒丹加减辅治小儿流行性感冒湿热并重证临床观察[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1, 37(6): 947-948.
- [13] 魏宇博, 刘光华. 甘露消毒丹在传染病领域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23, 37(8): 6-9.
- [14] 曾志涛. 茵陈汤合甘露消毒丹加减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湿热蕴蒸证的疗效及肠道菌群的影响[J]. 新中医, 2021, 53(15): 12-16.
- [15] 王晓聪, 宫爱民. 甘露消毒丹加味治疗肝胆湿热型病毒性肝炎[J]. 内蒙古中医药, 2014, 33(9): 21-22.
- [16] 常玉双. 甘露消毒丹加味联合除湿祛疹方治疗小儿手足口病肺脾湿热证 50 例临床观察[J]. 中医儿科杂志, 2020, 16(4): 76-79.
- [17] 邹俊驹, 马丽, 贺又舜, 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甘露消毒丹对手足口病的作用机制[J]. 中药材, 2020, 43(1): 171-179.
- [18] 尹蔚萍, 杨若俊, 李小宣, 等. 熊磊教授运用甘露消毒丹儿科治验举隅[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20, 29(18): 93-95.
- [19] 张德俊, 韩亚伟. 甘露消毒丹和清瘟败毒饮合方变通在小儿手足口病伴发热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分析[J]. 中国实用医药, 2023, 18(9): 144-146.
- [20] 张景阳. 甘露消毒丹加减治疗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32 例[J]. 河南中医, 2021, 41(8): 1214-1218.

- [21] 刘臻, 胡泰洪, 吴宇航, 等. 中西医结合治疗登革热临床疗效观察[J]. 河南中医, 2020, 40(12): 1793-1796.
- [22] 朱灯. 甘露消毒丹治疗登革热湿热蕴结证的临床效果[J].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9, 29(2): 52-53.
- [23] 刘安琪. 甘露消毒丹治疗高血压湿热证的临床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21.
- [24] 郭娇, 秦海凤, 麻京豫, 等. 甘露消毒丹治疗湿热型高血压病的临床经验[J].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2023, 21(7): 1342-1344.
- [25] 曾娟, 唐欣宁, 齐密霞. 甘露消毒丹治疗湿热型高血压病前期 40 例临床观察[J]. 湖南中医杂志, 2017, 33(11): 1-4.
- [26] 黄茂, 刘瑞芬, 孙凯, 等. 武维屏运用甘露消毒丹加味治疗肺系疾病验案 3 则[J]. 湖南中医杂志, 2024, 40(6): 80-82.
- [27] 杨正仁. 甘露消毒丹临床应用举隅[J]. 光明中医, 2015, 30(11): 2442-2443.
- [28] 谭君宜, 黄静, 沈其霖. 沈其霖教授运用甘露消毒丹治疗肺系疾病经验[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21, 42(12): 7-9.
- [29] 徐小平, 陈刚, 陈伟, 等. 甘露消毒丹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糜烂性胃炎疗效观察[J]. 浙江中医杂志, 2015, 50(5): 346-347.
- [30] 张立强. 甘露消毒丹加减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的临床研究[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6, 16(38): 68+72.
- [31] 郭小舟, 杨瑞虹, 刘静, 等. 甘露消毒丹在脂肪肝辨机论治中的应用探讨[J]. 中医药学报, 2018, 46(6): 89-91.
- [32] 莫小艾, 蒋开平, 黄清华, 等. 甘露消毒丹治疗乙肝病毒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湿热证疗效及 FibroScan 变化的临床观察[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8, 24(16): 170-175.
- [33] 陶荣三, 陈梦平, 荆文涛. 甘露消毒丹联合那他霉素治疗真菌性角膜炎[J]. 医药论坛杂志, 2016, 37(10): 127-128.
- [34] 赵越娟. 甘露消毒丹在眼科运用的探讨[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6, 14(3): 124-126.
- [35] 田晓玲, 成肇仁. 成肇仁教授治疗口腔溃疡经验探微[J]. 亚太传统医药, 2020, 16(6): 105-106.
- [36] 李晶, 王春燕, 史会娟, 等. 甘露消毒丹化裁治疗宫颈癌术后发热的临床观察[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5, 21(3): 362-364.
- [37] 叶斌荣. 甘露消毒丹治疗湿热型寻常痤疮的临床疗效观察[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中医药大学, 2022.
- [38] 朱保, 王喜聪, 李静, 等. 咽部吹药疗法配合甘露消毒丹加减治疗儿童疱疹性咽峡炎临床研究[J]. 新中医, 2023, 55(15): 110-116.
- [39] 万能. 甘露消毒丹加减治疗儿童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临床观察[J]. 内蒙古中医药, 2021, 40(5): 49-50.
- [40] 周祖炎, 彭文. 彭文运用甘露消毒丹治疗耳鼻喉科疾病验案 3 则[J]. 湖南中医杂志, 2024, 40(3): 96-97+185.
- [41] 郑波, 蒋飞, 秦建设. 郑惠伯基于以方系病运用甘露消毒丹的临证经验[J]. 中国民间疗法, 2024, 32(1): 25-28.
- [42] 李萌, 李发枝. 升阳益胃汤与甘露消毒丹治疗成人斯蒂尔病经验[J]. 中医学报, 2021, 36(10): 2095-2097.
- [43] 孙霄, 张亚鹏, 张海蓉, 等. 基于标本缓急治则和清热解毒利湿治法治疗 SAPHO 综合征一例[J]. 环球中医药, 2023, 16(3): 549-552.
- [44] 张娟娟, 梁鹏. 基于中医原创思维探析甘露消毒丹组方思路及临床运用[J]. 中医药通报, 2024, 23(5): 17-19+70.